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六之三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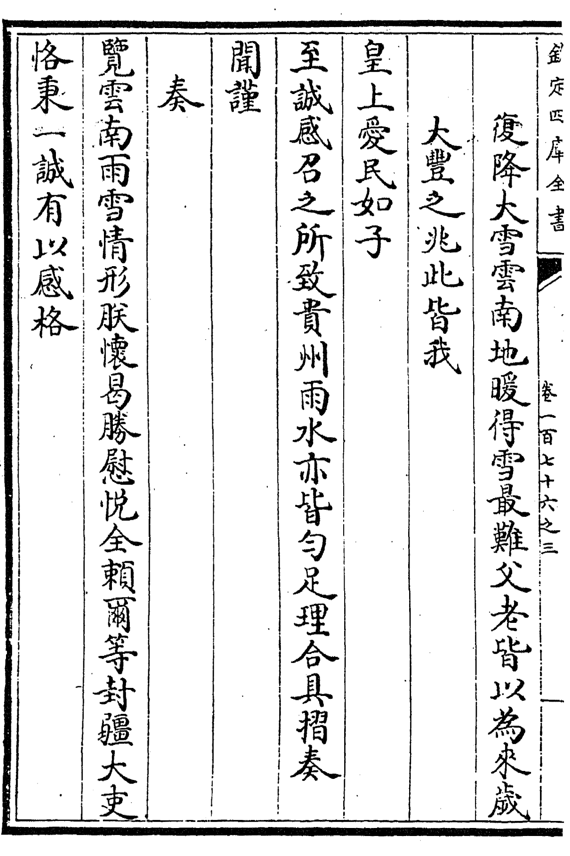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六之三

硃批高其倬奏摺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十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奏為奏

聞雨雪情形事竊照雲南入冬以來未得足雨少覺旱燥於十月二十八九至

皇上萬壽日連得甘雨四郊霑足豆麥暢茂又冬至日



復降大雪雲南地暖得雪最難父老皆以為來歲
大豐之兆此皆我
皇上愛民如子
至誠感召之所致貴州雨水亦皆勻足理合具摺奏
聞謹
奏
覽雲南雨雪情形朕懷曷勝慰悅全賴爾等封疆大吏
恪秉一誠有以感格

上蒼垂憫錫佑也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查貴州苗情現今已將阿近拏獲又滋事之苗頭羅三龍土司薛世乾皆已拏獲又苗頭阿教現在設法擒拏皆有頭緒雖可籌調劑之事但貴州諸苗之中仲家一種固最為頑惡然各苗亦多搶殺之事人多云由於苗性記讐嗜殺而然臣細察

之皆起於圖利其復讐亦借端實利其所有嗜殺亦有故乃欲得彼財凡他人銀物一經其目必生心搶殺奪之而後已然貴州民貧有銀物可搶者亦少惟綑賣一節實啓生苗搶殺之心貴州接壤四川四川人價頗貴川販往往囑託貴州土棍又復勾串諸苗俾綑掠人口互相授受輾轉獲利諸苗爭相效尤故搶殺之事由於報讐及圖財者居其半由於搶人者居其半若能止綑賣之風則諸

苗搶殺之事可十減其五但其中弊竇尚自多端貴州各土司地小人窮多以窩販窩盜為事而劣衿亦把持隱蔽共為椿主兵丁坐汛亦復賣放是以治綑販之法未嘗不嚴然不將各種弊竇詳酌整頓此風終不能息再貴州有拏白放黑之習如此人與人有讐或為人所搶己身力單不能報復即尋一有力之家或搶其人口或掠其牲畜暗插標紙說明情故令彼家代為報復或為贖取然後

還其所掠臣查禁不遺餘力近此習頗息然必更

加嚴密請

旨定重處之條始可永示懲戒杜絶惡習再貴州各府

州縣與各省接界之處土司夷目亦多互相搶殺

之事宜隨處拏獲隨即處治不必存彼此之見不

可護本省之人即可消弭釁端不致滋事又黎平

府與湖廣五開衞同在一城官分兩省事勢不便

應行籌畫又貴州大定一鎮在兵稠苗靜之處兵

額稍多定廣一協在兵稀苗頑之處兵額反少亦

應減多益少以上數事及散幹善後之策臣皆已

將調劑之處詳細籌慮俟到貴州再面商撫臣毛

文銓提臣趙坤叅酌熟計容臣具疏會

題外謹先繕摺奏

聞謹

奏

覽奏深愜朕懷此一番卿須悉心籌畫務將各種陋弊

釐剔淨盡一應事體料理妥協方好朕另有諭鄂及該
撫提之旨隨後頒發可會同詳議具奏以聞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事竊查雲南開化府與交趾都竜廠接壤向日交界
以賭咒河為界係一大河後因其地曠遠多有刦
殺之案又適值交趾之賊攻刦各寨總兵知府既
畏處分又憚救援之勞遂將塘汛移入内界稱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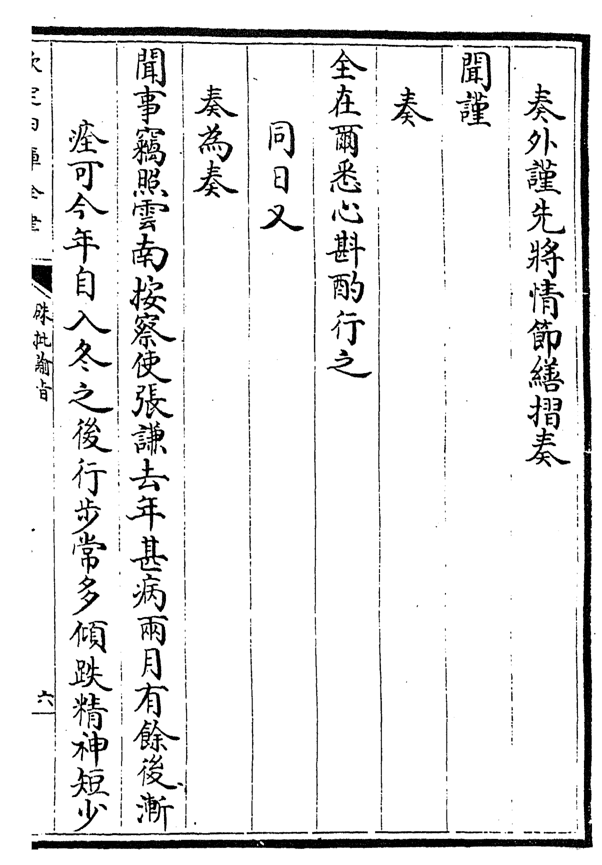
外係交趾地方另指一小河強名為賭咒河其實棄去疆境一百餘里內有六寨人户田糧俱歸交趾迄今四十餘年歷來知而不言者因都竜厰廣產銀銅內地及外夷俱往打礦貨物易消貿易者亦多總兵設汛稽查暗抽私利恐説出舊界則一經清查此弊亦露近經客民開銅山呈出舊界藩司李衞詳報前來臣以銅礦事小疆境事大委員確查總兵閻光煒尚阻撓隱蔽後經查出六寨舊

納糧額及塘房舊址臣隨移咨安南國王准其咨覆尚支吾牽賴目今臣又將詳細情節再行移知俟其覆定詳行具奏請

旨至內地人民出口之處查新總兵馮允中明白實心辦事臣令就近詳查情形或應槩行禁絕或竟

馮允中為人老成但恐過於粗率若見解猶屬明白則於此等事洵非所難矣

立一關止禁硝磺鉛鐵等物不禁貨物抽其課稅以資軍餉何者為宜詳細查報俟其查到臣再詳酌具



奏外謹先將情節繕摺奏

聞謹

奏

全在爾悉心斟酌行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照雲南按察使張謙去年甚病兩月有餘後漸

痊可今年自入冬之後行步常多傾跌精神短少

不耐勞劇臬司刑名總滙衰病之人難以勝任臣

謹遵

旨奏

聞又邇來臬司張謙與藩司李衞不相和衷蓋緣李衞

才情敏而稍輕視同官張謙遲滯鈍緩又因存不

甘之心愈加偏執臣經屢行密加勸戒尚復時有

參差謹一并奏

聞抑臣更有請者張謙係業將病廢之人已無可復加

朕屢經嚴厲教誨矣可惜李衛如是質器性欠和平偏於策勵之地而李衛以有用之才往往盛氣凌人亦尚氣爾毋因朕信用遂過為倘就上下體統如何可係稍過臣為

參若縱容至於懲尤日積非為國家愛惜人材也當再國家成就人材起見伏乞

三訓飭之朕斷無輕爾而重李衛之理覲伊心胸本領皇上密加訓勵則才器之美加以涵養愈益深醇遠大

俱好須極加琢磨期其堪以上進方不負朕求才若渴矣謹

之意

奏

此奏甚合朕意已有旨矣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

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前赴貴州於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到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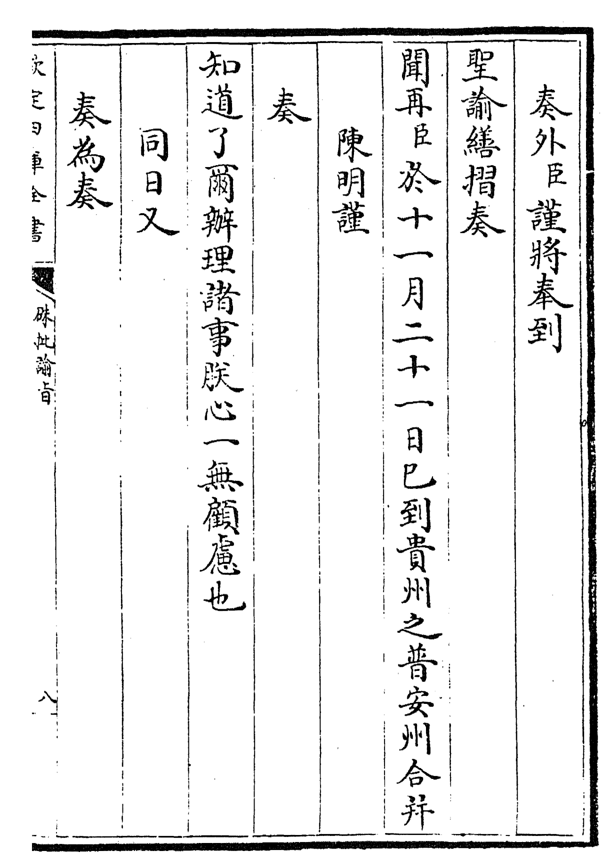
南省之易隆驛恭接臣前

奏摺欽奉

硃批聖諭訓臣治苗方畧洞晰周詳無微不悉臣惟有

朝夕敬繹事事不敢輕忽謹慎周密調劑料理所

有事宜容臣相度商酌再行陸續具


奏外臣謹將奉到
聖諭繕摺奏
聞再臣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已到貴州之普安州合幷
陳明謹
奏
知道了爾辦理諸事朕心一無顧慮也
同日又
奏爲奏

聞調營拔補千把事竊查雲貴兩省拔補千把雲省迤東各營送臣衙門考驗迤西各營送提督衙門考驗貴州通省千把俱送提督衙門考驗雖拔補之處原無成例必令以本營之人拔補本營之缺但歷來皆以本營拔補本營習以為常相沿不改臣到任兩年以來留心細察情形以本營拔補本營實屬未妥蓋以本營之人同為兵丁一旦甫為千把即立體統規矩其勢甚難有志者纔欲約束則

衆兵怨讟即同輩之千把亦羣笑羣非衆情不協只得緘默其不肖者且遮蔽兵丁之過附和兵丁之言膠固黨比甚至將備稽查管束亦不易為力

臣請嗣後由臣衙門及兩省撫提二臣衙門考驗者俱將本營之人考定拔補之後即調外營一員與之對換則新舊之員皆可漸次換易不在本營矣再此調換止就近營不調過遠之處俾省搬移盤費若同城之營仍不准調至處營伍換易各員

或有不能熟諳之虞臣查各營將備皆非本營之人然不乏熟諳之員是熟諳在於留心不在於本營且千把果拔能員則本營熟諳之兵皆供其驅使更可收指臂之效臣從整頓營伍起見謹據實

奏

聞請

旨所議是雲貴照此而行謹

奏

覽雲督高其倬此奏甚屬得理若應通行於直隷各省該部確議奏覆飭令直省一體遵行其中倘有不盡善處亦即聲明毋得迎合朕意

同日又

奏為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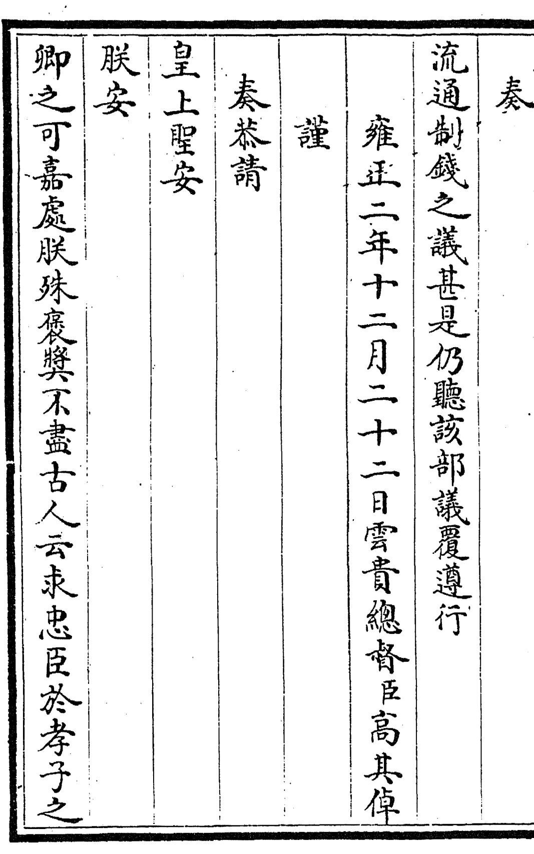
聞節省鉛價并調劑錢法事竊查雲南開局鼓鑄以倭鉛四分配搭計四局一年共應用倭鉛六十七萬六千餘觔俱照市價採買各局遠近不一并䭾脚

每百觔共需四兩五錢臣亟思另自開廠以供鼓鑄外訪得雲南之㳂澤河向曾出產倭鉛委員招採所出不旺節省有限仍不敷用又訪得貴州地方之馬鬃嶺齊家灣𥗽子窰等處亦有倭鉛礦硐因通知撫臣毛文銓委員會同查勘招開已經具奏今各處皆有成效雲省每年買運黔廠倭鉛五十萬觔供鑄一年約節省銀七千餘兩臣查雲南省自雍正元年十二月開鑄以來迄今已將一年四

局共鑄錢一十七萬五千九百餘串計搭兵餉及驛堡工食放錢八萬八千九百餘串除初開鑄各匠手生誤夘現在遵鑄外今已存錢五萬六千餘串又雲省寸步皆山不通舟楫流通運轉制錢須用脚價是以各近局之府州縣有錢行到其離局數百里千里者俱不能到以致壅積省城錢價漸賤臣與撫臣楊名時布政使李衞設法買運發各次近之府州縣行消目下錢價雖已漸平但雲銅

非鼓鑄無法可消源源鼓鑄將來日積日多若不早思調劑恐致價賤病帑病兵臣再四思維不得不即請以錢局節省之項仍為流通錢法之用查雲南本省既尚有遠僻之府州縣止須運錢之腳價即可流通似可不必計及他省但一省之地有限恐仍虞壅積又查湖南湖北從前以糧船載回制錢行消今已久停閘彼地現今每錢一千可賣銀一兩一錢若運滇省之錢到彼每千工本及腳

價約銀一兩三分三釐亦少不敷臣為流通制錢
起見謹冒昧請以雍正三年節省倭鉛之價添補
運脚先儘本省遠地流通遠地既遍再酌運售楚
省統請於鑄務內一并奏銷庶錢法流通滇銅亦
無滯積除容臣再與撫藩二臣詳細斟酌具疏會
題請
旨外謹先將情節具摺奏
聞謹



奏

流通制錢之議甚是仍聽該部議覆遵行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

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安

卿之可嘉處朕殊褒獎不盡古人云求忠臣於孝子之

門此語誠然不謬朕視卿實覺日重一日也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事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貴州大定鎮總兵官

丁士傑到貴陽府臣出郊跪請

皇上聖安丁士傑口傳欽奉

聖旨你馳驛前往貴州你到時大約總督高其倬還在

貴州可傳

旨說朕放他總督時以為他寬厚和平如今看來他做的著實狠好你就對他說朕著實贊他欽此竊臣才識庸愚蒙

（從前謂伊不過是一人　係有為有守上好封疆大臣　朕旨原係如此丁士傑傳述差誤矣）

皇上簡任總督毫無報稱夙夜難安乃荷

天語褒嘉跪聽之際感愧交集惟有愈加黽勉冀少答

知遇隆恩於萬一耳理合具摺恭謝

天恩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貴州調劑事宜臣已就臣愚昧之見會商具

奏外更有一事雖屬甚微然於苗情亦有關係查諸

苗之中仲苗之弩最毒恃此拒捕然皆伏於箐內

施放所離頗遠中人所入不深原不甚傷無如其

藥極毒纔破皮肉即難救治從前督撫亦曾設法

收各苗之弩以除此害其實深山野苗之弩究難
盡收臣近訪得苗弩藥有二種一種係草藥一種
係蛇藥草藥雖毒熬成兩三月之後即出氣不靈
蛇藥熬成數年可用然單用蛇汁其毒止能潰爛
仍有治蛇之藥可醫更有一種蠻藥其名曰撒以
此配入蛇汁敷箭其毒遍處週流始不可治聞此
撒藥係毒樹之汁滴在石上凝結而成其色微紅
産於廣西泗城土府其樹頗少得之亦難彼處蠻

人暗暗賣入苗地其價如金苗人以為至寶臣非
敢欲借此卸過於鄰省但既知有此不敢不思杜
絶之計伏乞
皇上諭廣西諸臣密訪如果有此樹請令認明形狀畫
行砍挖再既有此藥恐亦有解治之方亦令訪求
臣現今亦在雲貴兩省内捐賞遍尋解毒之術若
毒弩可解亦治各省苗蠻之一端臣謹具摺奏
聞謹

奏

此奏甚屬可嘉君臣間如此互相推心見誠方是已特

諭廣西撫提李紱韓良輔等訪求矣

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貴州廵撫臣毛文銓貴州提

督臣趙坤謹

奏為奏

聞古州八萬情形事竊貴州一切調劑苗地事宜臣等

已經會同具疏詳

奏此外尚有黎平府之西南都匀府之東有生苗地方一處名曰古州八萬其地歷來未入版圖不納賦稅亦不容外人走入間有他處犯罪之苗逃入其地者彼地之苗即綁縛送出其内稻田甚多出白蠟桐油棉花及各樣木植週環皆山中有平川四處皆方二三十里一總延袤五六百里中有一河下通湖廣之洪江口上通貴州之重安江重安江水小不能通裝載之舟其洪江口可通小舟楚

民間有載鹽紬等物換彼白蠟棉花彼地之苗亦不容客人亂走及入其内地村寨止許到其沿河之十一村内住下令人伴着換貨一完即令起身不容多住亦不容多問聞其内總頭目名曰紀總其下辦事兩大頭目名曰金悶金勾其餘小頭目甚多向時風俗極為渾朴竝不多事近來亦頗收留湖廣江西之漢姦及貴州犯事逃入之苗不肯放出其中識字者甚是敬重查此地生苗最衆甲

努亦多既容留漢姦恐必致教之生事不可因目前無事不預行留心籌畫但其內中不容外人到去欲得彼地實在情形頗難臣等現在暗暗密行設法查看得其確情如果應防範或可招降即再行會商具摺請

旨若可靜治無事亦行詳細奏

聞謹先將情節會摺奏

聞謹

奏

確訪情形然後定謀乃係極善之舉但不涉喜功牟利理所應為者卿等悉心籌畫務圖萬全而行之可也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叅奏事竊照原任貴州威寧鎮總兵麥世位在威寧鎮時私占長隨糧四十名經護理印務副將張禹謨查出募補又借藩庫銀二千一百兩臨行令將備以各員親丁糧抵還雖未尅扣兵丁實苦

畢屬員經接任總兵石禮哈查報臣一面移咨廣
湖省督撫令麥世位來黔清完臣謹具摺
如
應題奏仍行具疏題
奏又原任雲南永順鎮總兵李根潤已經自行奏報
起程日期復行住下要與將備算賬索要不已臣
屢檄查催口稱患病又不呈明李根潤係奉
旨令其赴京之員任意遲延臣亦謹行參
有旨諭部矣
奏又貴州學臣王奕仁考大定棚有畢節生童邰藩
爽張時煥等指應考童生邰汝鈞為奴隸不容赴

考又將郤汝鈞及保廪楊炳毆打並搶去郤汝鈞卷子學臣王奕仁將伊等褫革枷責在案後據鎮臣石禮哈禀稱伊等所為比河南封邱縣劣生更為不法臣隨面訊大定州藾霖泓生員童生鬧者不及三十人無聚衆之處又伊等未入州衙亦無擁堂罵官之處此不過如他處攻打冒籍之事學臣王奕仁革頂枷打已足蔽辜無庸再懲臣謹一并奏

聞謹

奏

大定棚生童情節知道了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寛宥事竊臣前將苗頭阿近等業已就擒并臣欲

赴貴州情節具摺奏

聞奉到

硃批諭旨臣跪讀之下不勝祇懼不勝慚恧臣罪戾至
重
皇上不加重處俯
賜訓飭令臣改悔復
諭令議敘臣益加惶愧無地自容嗣後惟有痛加省改
一切大小之事絲毫不敢隱諱一一據實奏
聞查雍正二年四月内定廣協副將陳元勲遣把總周
正帶兵二百名令擒捕阿近兵力甚單此陳元勲

調度失宜之處有落术一寨仲苗雖暗中與阿近

通同然未顯然相助周正宜先撫定此寨以孤其

勢然後再謀擒阿近方合機宜乃周正先即攻掠

此寨火焚房屋以致此寨仲苗及他處者助阿近

拒敵傷兵八月内副將陳元勲自帶兵弁冒險直

入希圖徼倖擒獲阿近阿近據險弩傷兵丁陳元

勲先行退走臣前摺所

奏即係此事周正陳元勲臣俱已咨革叅革臣未將

放火失利之處陳

奏臣罪至重何敢粉飾又後調兵二千攻擒阿近有

遊擊郭世發領兵五百前進至谷龍寨此係青苗

非仲家寨中之苗皆已避入箐內郭世發帶兵在

寨內駐劄夜間失火燒其草屋青苗謂伊等無罪

為何燒其房屋遂到寨邊放弩亂打傷兵兵亦放

鎗傷苗此遊擊郭世發統馭無能之處容臣具本

嚴条至提臣趙坤操守尚好臣前經摺

奏此次臣勸其勉力整頓伊亦未嘗不奮發感激亟

思仰報

所諭是趙坤歷練世故狃於善柔大凡年邁人多蹈此種陋習已有旨矣

聖恩但臣留心細觀其人雖長厚然短於籌度亦稍染

因循之習貴州當方要整理之時必能籌畫振作

而又能安詳鎮定之人方可使營伍地方日有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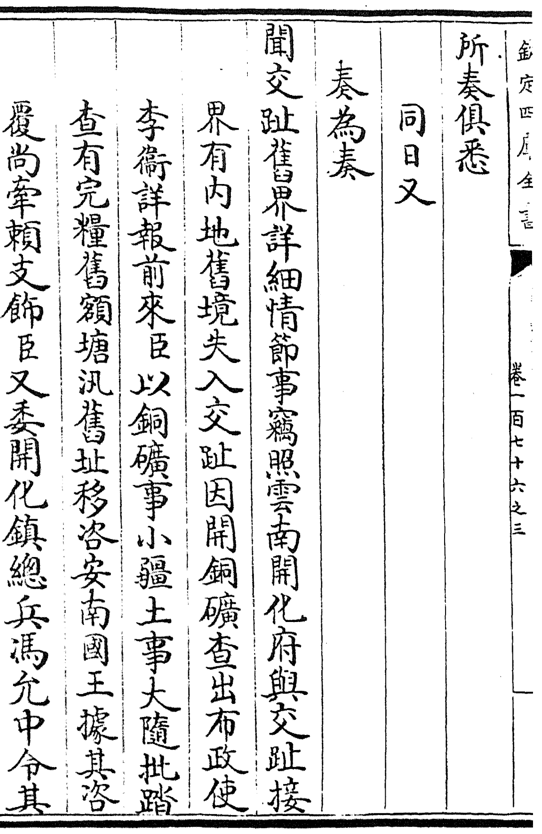
色趙坤似公當之至不勝此時之貴州然非不好之提督臣

謹據實奏

聞伏乞

睿裁再查左協副將金懷璋弓馬頗去得居官中等因伊有隨帶之人在營當兵差操間有不到遊擊徐成正說其不是伊將各兵革伍另補然與徐成正借他事相鬧都來告訴於臣臣調至省城當衆武官之前問明即嚴加訓責令其改過彼時責備之際原有你不護隨丁即行革伍固是但過後如何挾持私怨本該衆處之語此係當時即行訓責發落實無欲衆中止之處臣謹將情節明白具

奏再臣自貴州回曲尋鎮總兵楊鯤向臣說金懷瑋
近來甚是懶惰自臣往黔之後竝不操兵臣現在
此人大約不妥若審度別無可措處去之為是
詳查若果實在如此取巧偷安之人臣即行嚴叅
不敢徇庇至貴州尚有應行調劑之事俟臣查確
是
籌妥方敢詳
奏臣謹繕摺恭謝
天恩併陳罪悃謹
奏



所奏俱悉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交趾舊界詳細情節事竊照雲南開化府與交趾接界有内地舊境失入交趾因開銅礦查出布政使李衛詳報前來臣以銅礦事小疆土事大隨批蹈查有完糧舊額塘汛舊址移咨安南國王據其咨覆尚牽賴支飾臣又委開化鎮總兵馮允中令其

親身詳查業經具摺奏

聞茲據鎮臣馮允中報稱奉查內地舊界親身踏量至

都竜廠之對過鉛廠山下一百二十九里又查出

南狼猛康南丁等三四十寨亦皆係內地之寨被

交趾占去不止馬都戞等六寨據開化府志及土

人之言皆以此鉛廠山下即係舊界內一小溪即

係賭咒河但此溪甚小不應與外國分界之處指

如此小溪且謂之為河復細查雲南通志圖考內

刊載開化南二百四十里至交趾賭咒河為界因細問土人過都竜廠一百餘里有一大河今交趾呼為安邊河以道里計之正合二百四十里此方是賭咒河以此分界方始符合等語臣又再四反復細查通志開載開化府南二百四十里至交趾賭咒河則安邊河為賭咒河無疑然一百二十里之境人何以皆知之二百四十里之境人何以皆不知蓋緣此一百二十里失去四十餘年年年老之

人皆能記憶二百四十里之界不知失於明季何時事久年淹故土人無能知之者臣前查時亦止知有一百二十里一層不知有二百四十里一層實是臣疎漏之罪若以舊界應將二百四十里之境徹底取回交趾之都竜南丹二廠皆在此内交趾久倚此二廠以為大利必支吾抗拒且必謂臣等圖其礦利故捏辭陳

奏但臣叨任封疆

朝廷境土臣以尺寸為重謹詳奏請
旨恭候
聖裁謹
奏
覽奏交趾舊界有遠近互異等情朕思柔遠之道分疆
與睦隣論則睦隣為美畏威與懷德較則懷德為上據
云都竜南丹等處在明季已為安南所有是侵佔非始
於我朝也安南自我朝以來累世恭順深屬可嘉方當

獎勵是務寧與爭尺寸之地況係明季久失之區乎其地果有利耶則天朝豈宜與小邦爭利如無利耶則又何必與之爭朕居心惟以大公至正為期視中外皆赤子且兩地接壤連境最易生釁尤須善處以綏懷之非徒安彼民正所以安吾民耳即以小溪為界庸何傷貪利倖功之舉皆不可為訓悉朕此意斟酌行之

諭雲貴總督高其倬貴州巡撫毛文銓提督趙坤等知悉聞黔省狆苗最為不法前於三四月間輒敢蟻聚搶

奪集市定廣協副將領兵驅逐官兵多被損傷至八月
間爾撫提會調兵丁二千名委員進勦於九月行至定
番州兵丁強買民物喧鬧罷市暮抵谷蘭地方夜火不
戢又復焚燬熟苗五寨以致民苗合圍射傷官兵夫師
出以律乃沿途騷擾平民激變熟苗種種强横漫無法
紀竟至如此且前後虧折官兵爾等俱匿不奏聞何也
狆苗及紅黑諸苗之巢穴附在各州縣者種類不一出
沒無常安保其再無搶奪之舉朕意與其有事而加勦

撫孰若未事而預為計畫黔省文武各員委靡成風非
伊朝夕爾等須大為整頓一番身先倡率文自司道以
至府州縣衛惟撫恤是務武自鎮協以至叅遊備弁惟
操練是勤務使民無派累之苦兵無怠玩之習將見各
處向化熟苗必皆舉踵企慕擇其頭目中淳良可用者
命該管官宣播恩德加以優賚俾各愛養所屬以備驅
策其有干紀犯科者從而重懲以示儆戒不一二年間
則內地之兵民莫不感激奮勵已附之夷人胥皆畏威

懷惠彼狆苗及紅黑諸苗多與漢姦聲氣相通自當俛首帖耳望風惕息猶敢縱肆猖獗乎設有怙惡不悛者亦必審查果係族類衆多稔惡渠魁始遣熟苗頭目先行招撫撫之不從然後行知所在將弁塞其奔逸之路一面命熟苗頭目率伊部落前往勦捕大兵從而繼之自獲全勝所獲牲畜等物即頒賞熟苗酬其功績將勞效尤著之輩或奏請賜一職銜如是平定一二處則其餘不待招撫而歸誠恐後矣試思安內攘外恩威並濟

使兵民愛戴苗夷效命輸誠非爾等大吏督率屬員盡心籌畫之責而誰責耶至於直省各員俱有火耗羨餘畀之養廉以絶苞苴黔省錢糧額寡耗羨無幾或以養廉不足加派民苗然州縣員缺較他省無多猶易為設法莫若將各項陋規通盤查清即以本省之所出還濟本省之公用似屬允協聞自巡撫提鎮及司道等官各有納糧官莊每歲收米千百石至數十石不等府州縣亦間有之此皆國家正賦豈容私行隱佔又聞貴陽鎮

遠安順普安四處榷稅每歲抽收一二萬金而報解正項不過數千思南威寧黔西大定畢節等處俱有過往牛馬銅鹽并落地等稅每歲可收至八九千金少亦不下二三千金而報解正項不過數百此等府州縣養廉太覺有餘至若都匀思州石阡平越獨山麻哈廣順定番清鎮安平等處養廉又甚屬不足一省之中豐嗇懸殊安可不為調劑且以安順貴陽之美缺而反多虧空蓋緣出息既饒則逢迎路廣需索多端又兼自奉奢靡

所以虧空有必然之勢而該上司既受其餽送被所挾制不得不為徇庇地方之弊寧有大於此者嗣後爾督撫應將各處稅課逐一清查每年盈餘若干量留該管官養廉餘者貯庫并將文武各員所佔官莊交納之米盡數貯倉闔省錢糧耗羨一總提解合此三項通行會計自巡撫司道以下及府州縣分別衝僻繁簡酌定養廉之數而派與之如此則溥遍均平缺美者無虧空之虞缺苦者亦不致科累民苗上下俱無染指各員咸得

奉公盡職矣再者除養廉外量存數千金貯諸司庫以
備賞犒兵丁苗猓之用亦未始非裨益地方之一助也
爾等其周思詳議具摺陳奏務令官民兩賴可以永久
行之無弊庶幾地方寧輯民苗樂利以副朕懷遠籌邊
之至意特諭

雍正三年二月十二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臣奉到

硃批奏摺匣內欽奉

上諭一道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萬方在宥

睿鑒無遺於治理黔苗調劑黔省之法悉煩

聖慮委曲周詳臣自愧奉職無能慚悚無地隨即敬謄

密封交貴州撫臣毛文銓提臣趙坤恭領欽遵外

查從前定廣及谷藺將弁約束無法兵丁被傷所

有情節臣前已繕摺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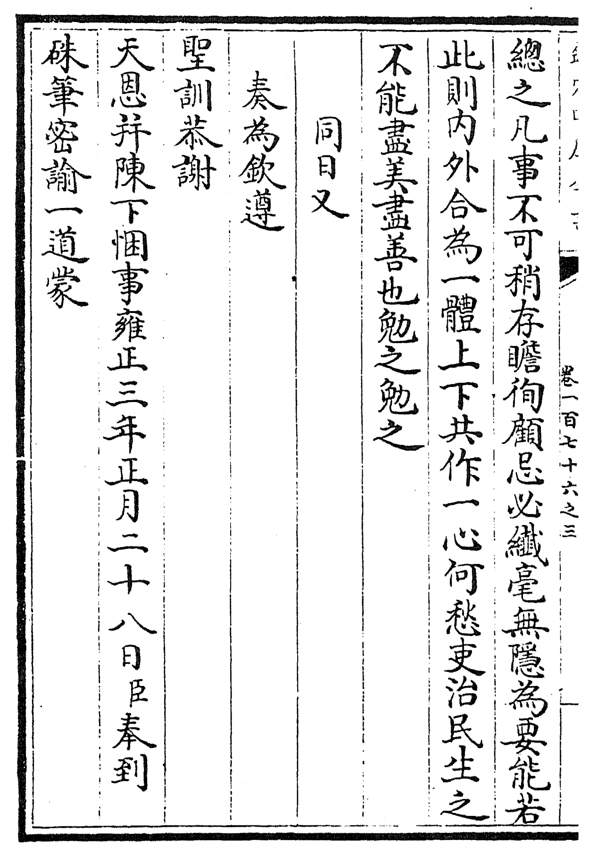
旨詳奏臣罪至重悚惕靡寧伏乞
皇上嚴賜治罪臣心始安再臣恭讀
聖諭令臣等躬為倡率振作文武各員委靡之習使民
無派累之苦兵無怠玩之弊擇向化熟苗之淳良
者加以恩義復查生苗中果係族類衆多稔惡渠
魁酌行撫勦平定一二處其餘自必歸誠恐後
聖諭所示皆治苗之要法至明至當嗣後臣務奮勉振
作與撫提二臣悉心盡力一一欽遵以期成效至

各官官莊米穀稅羨及通省錢糧之耗羨將三項一併清查通行會計酌定養廉各員皆得盡心於吏治不致加派民苗此外量存數千金以備賞勸兵丁苗猓之用一節臣謹會行徹底清查詳細料理方敢備悉具摺奏

聞請

旨爲此謹

奏



總之凡事不可稍存瞻徇顧忌必纎毫無隱為要能若此則内外合為一體上下共作一心何愁吏治民生之不能盡美盡善也勉之勉之

同日又

奏為欽遵

聖訓恭謝

天恩并陳下悃事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臣奉到

硃筆密諭一道蒙

皇上諭知年羮堯奏臣不稱雲貴總督之職幷蒙
聖心俯慮恐臣為其所愚陷於不是如有自應料理之
事
指示臣以各自辦理惟求諸己欽此欽遵臣跪讀再四
不禁涕淚如雨感激振興雖粉骨碎身何能仰答
高厚於萬一除臣庸下之見另揭密
奏外臣謹刻骨鏤心仰記
聖諭不敢一刻暫忘不敢一事稍忽伏讀

皇上密諭内有朕命爾事事問年羮堯之前諭大錯矣

今書此諭與爾朕亦愧之等　愧之識人之明

諭臣心動淚下此我

皇上聖不自聖處乃正歷代帝王所不能及處臣仰瞻

我

皇上御極以來所以待臣下者皆一片至誠臣下稍有

寸善即

褒賞之惟恐有不及臣下如有過失即

教戒之惟恐其不改即如

皇上前後賜臣之

諭旨因見年羹堯邊事稍熟即

朕之所賴以對

教臣以凡事和衷及見年羹堯行止乖張即

天地處臣為其愚陷

祖宗者只此一誠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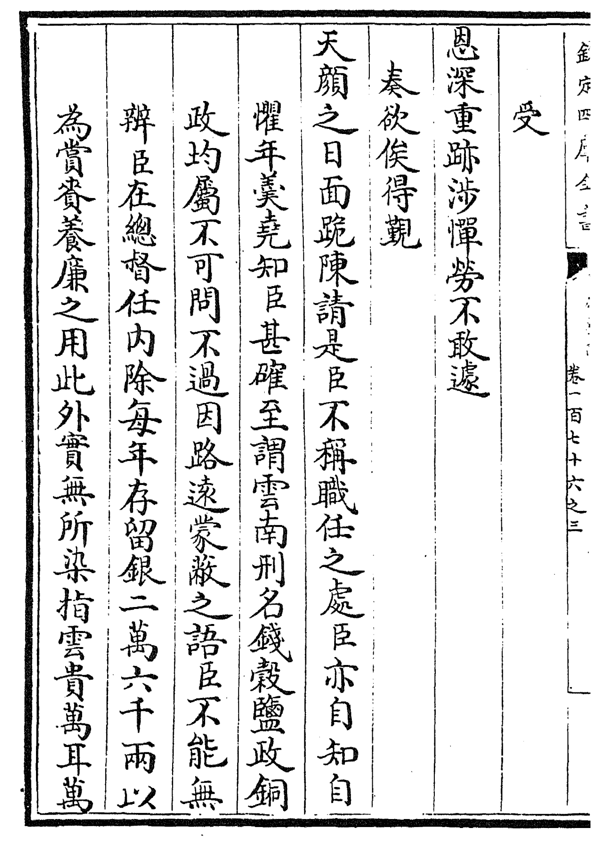
皇上待臣下如天地之仁天地之公更何愧於臣下惟

臣子仰愧

皇上耳至臣之與年羹堯臣本非後進受其栽培提挈

之恩又臣生平器小硜硜守分不肯為黃緣趨附
籍隸八旗不涉親故之人蓋少之行彼此原在一旗又是聯襟然起初相見極稀
交情亦淡後欽奉
聖祖仁皇帝特旨令旗下翰林俱在
國史館幫修功臣列傳從此在一館行走日日相見
臣謂年羹堯才長可以勝繁劇之任年羹堯亦知
臣拘謹不敢為敗檢之事以此相知實非因親戚
綢繆自年羹堯為四川巡撫之後十七年不相見

朕
或半年一年亦有問二三年者有書札問候然昔
皆洞悉且聞爾向甚輕之
日相知之舊意尚在是以臣前於
皇上之前不敢隱諱曾
此亦不過推朕意不言耳
奏稱與臣相好不謂其遂至誣及臣之操守名節其
謂臣不稱雲貴總督之職臣毫無所辦臣實是一
至無能之書生原無封疆之才過蒙重任才實不
何乃謙遜至此殊堪發一大笑朕謂勝任綽然有餘但
及日夜自懼常思辭卸重負討一臣力能勝任之
如前盡力為之
職掌以竭犬馬之報即對巡撫兩司亦曾言之因



受

恩深重跡涉憚勞不敢遽

奏欲俟得覲

天顏之日面跪陳請是臣不稱職任之處臣亦自知自

惺年羹堯知臣甚確至謂雲南刑名錢穀鹽政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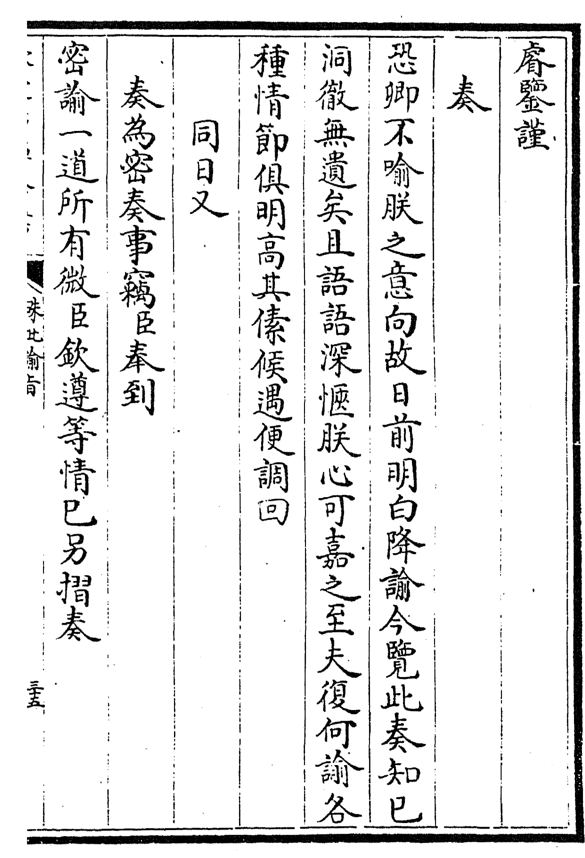
政均屬不可問不過因路遠蒙蔽之語臣不能無

辯臣在總督任內除每年存留銀二萬六千兩以

為賞賚養廉之用此外實無所染指雲貴萬耳萬

目共見共聞何能掩飾若謂臣於此中有曖昧臣
實一無所取可以上對
君父質諸天地鬼神若謂容他人作弊臣自不為而為
朕所悉知者
他人臣雖至愚亦不至此以此誣臣臣實不甘伏
乞
皇上命員徹底清查則臣誣得白名節亦全矣抑臣吏
有冒瀆
天聽者臣弟高其倬由武進士蒙

聖恩賞授侍衛臣正謂從此或可學習成人今忽得家信知年羹堯將臣弟挑帶陜西臣不勝愁慮懇乞無庸愁慮
聖主格外之恩賞賜調回仍在侍衛上行走則臣與臣弟均沐
皇仁於無暨矣所有臣欽遵
聖訓恭謝
天恩及詳陳下悃之處臣謹繕摺奏
聞伏乞



睿鑒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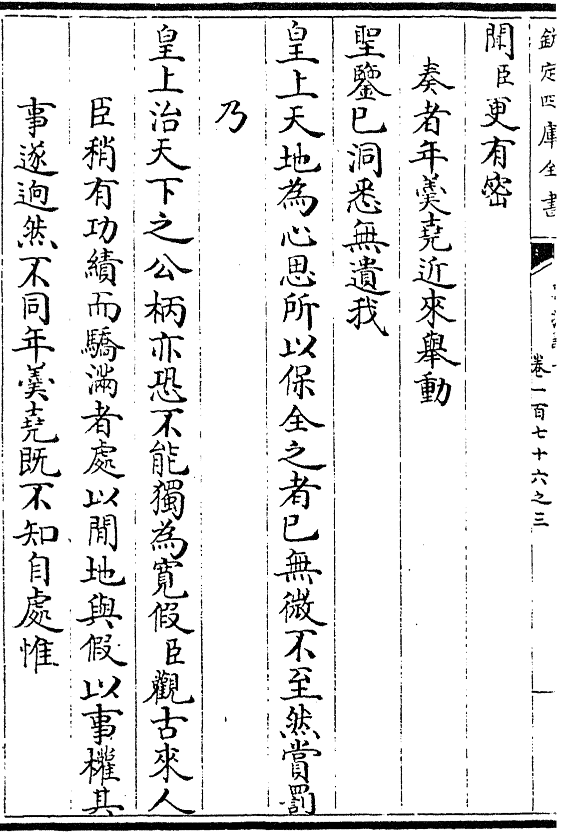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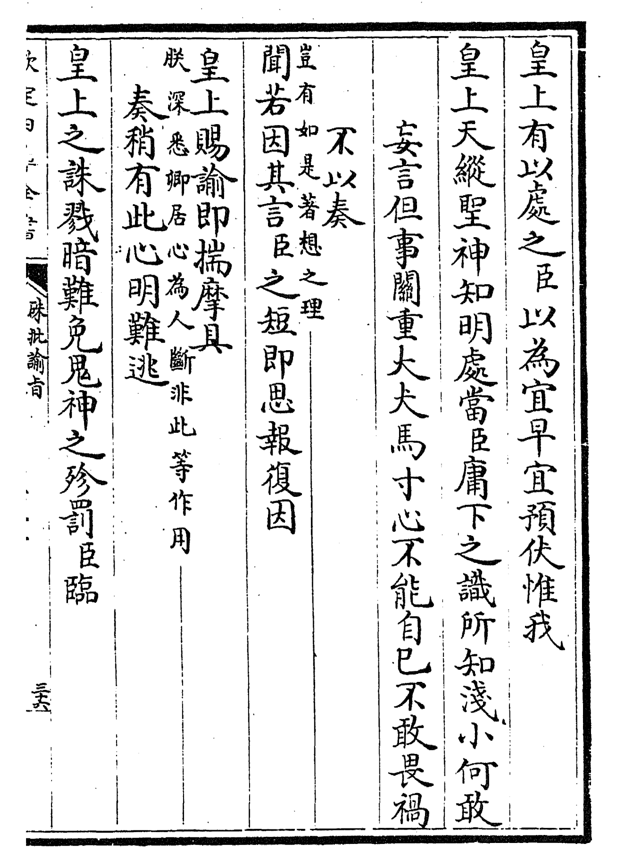
恐卿不喻朕之意向故日前明白降諭今覽此奏知已洞徹無遺矣且語語深愜朕心可嘉之至夫復何諭各種情節俱明高其倬候遇便調回

同日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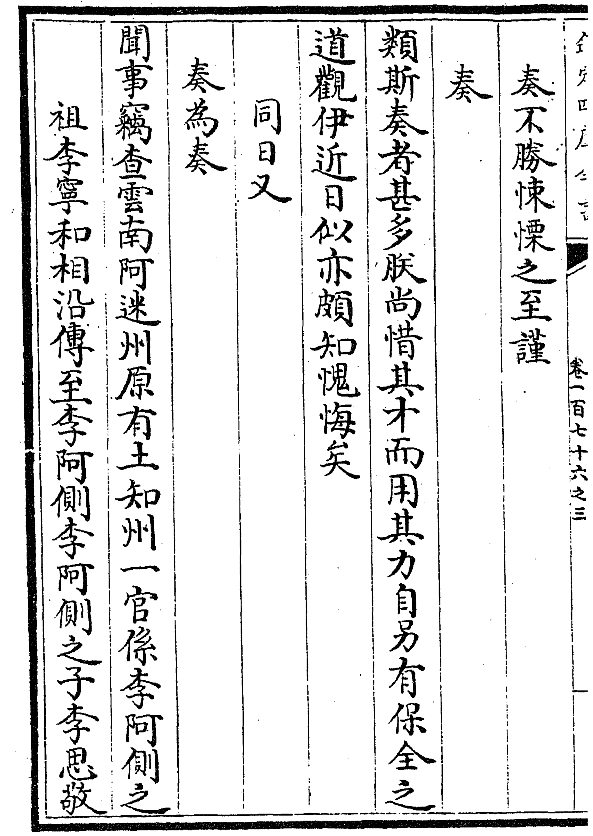
奏為密奏事竊臣奉到

密諭一道所有微臣欽遵等情已另摺奏


闕臣吏有密
奏者年羹堯近來舉動
聖鑒已洞悉無遺我
皇上天地為心思所以保全之者已無微不至然賞罰
乃
皇上治天下之公柄亦恐不能獨為寬假臣觀古來人
臣稍有功績而驕滿者處以閒地與假以事權其
事遂迥然不同年羹堯既不知自處惟



皇上有以處之臣以為宜早宜預伏惟我
皇上天縱聖神知明處當臣庸下之識所知淺小何敢
妄言但事關重大犬馬寸心不能自已不敢畏禍
不以奏
豈有如是著想之理
聞若因其言臣之短即思報復因
皇上賜諭即揣摩具
朕深悉卿居心為人斷非此等作用
奏稍有此心明難逃
皇上之誅戮暗難免鬼神之殄罰臣臨



奏不勝悚慄之至謹

奏

類斯奏者甚多朕尚惜其才而用其力自另有保全之

道觀伊近日似亦頗知愧悔矣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查雲南阿迷州原有土知州一官係李阿側之

祖李寧和相沿傳至李阿側李阿側之子李思敬

助逆經吳三桂偽授制勝將軍迨後恢復雲南李

思敬不出而令伊子李廷樞投誠仍授為土知州

後廷樞病故將冒宗之李廷正妄請承襲經本州

民夷控告隨具

題革襲改土歸流在案其後知州王來賓揑詳各寨

皆係夷民錢糧難催彼時李廷樞之父李思敬尚

在復詳准委為土催名為代催銀米其實賣與人

民正額銀米一倍硬收三倍此外隨時隨事之苛

派不一而足縱用頭人虐害夷户李思敬身故又委廷正廷正身故又委伊子李慧李慧身故又委伊子李興唐興唐身故又委伊叔李純自李純替管以來苛虐更甚派累愈多抗欠正課任催不應反累知州賠墊臣察知此弊又據民夷疊控將李純批革令通判耿覲謨查編里甲而李純暗脅夷人不許完課交官伊盡暗收又加雜派屢次抗欠各項銀共二千七百餘兩數次提拘負固不出是

旁甸鄉之一百九十八寨係早經歸流之土竟為
李純抗占李純一日不拏錢糧一日不完民害一
日不去臣酌拘拏之法臨往貴州交布政使李衛
總兵楊天縱辦理今已將李純拏獲并於伊家內
搜獲鎗礮甲械火藥等物臣將李純發司審追該
州吏民無不歡欣現在輸納恐後再臣查李姓一
門李思敬曾領兵助逆而廷正亦曾教伊子李慧
抗敵官兵手字現存多藏兵器世濟其惡一方吏

人畏之如虎李純之子姪最親者不過二三人若甚屬合宜應如是區處令仍居故巢恐復貽患臣請幷其母妻安插省城設法量給房田在伊等既無失所地方亦可永遠寧帖矣再拘拏李純時阿迷州知州元展成辦理有方極盡心力臣不敢隱沒謹一幷奏

聞謹

奏

元展成若果係可用之材遇緊要缺出援旨題請當越

次超擢以示鼓勵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代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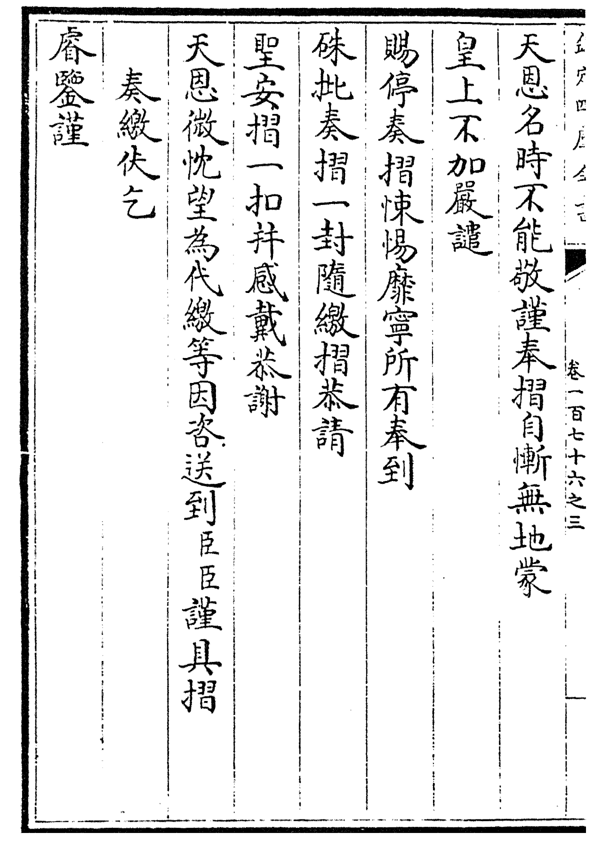
硃批奏摺并謝

天恩事竊臣准雲南巡撫臣楊名時咨稱有奉到

皇上硃批奏摺例應具摺恭繳又荷

聖恩賜

御書福字一幅例應具摺恭謝



天恩名時不能敬謹奉摺自慚無地蒙
皇上不加嚴譴
賜停奏摺悚惕靡寧所有奉到
硃批奏摺一封隨繳摺恭請
聖安摺一扣并感戴恭謝
天恩微忱望為代繳等因咨送到臣臣謹具摺
奏繳伏乞
睿鑒謹

奏

據楊名時日前之奏疏觀之但知有身而不知有君之人也

雍正三年四月初二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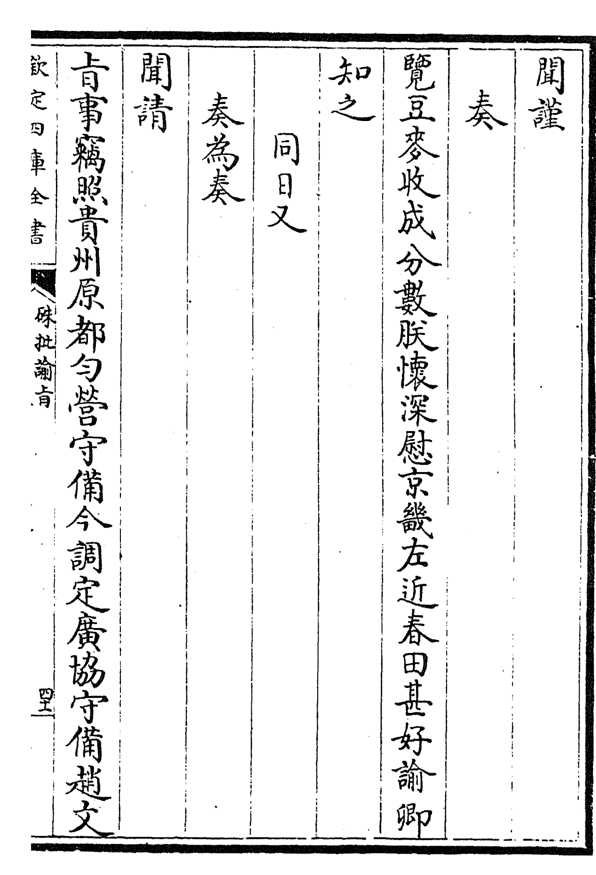
奏爲奏

聞豆麥收成分數事竊照雲南省現今各處蠶豆俱已收割有九分十分收成不等麥子目下有割動二三分處有尚未割動處約計可有八分七分收成

臣所開陸涼州督標馬廠之田麥子亦皆成熟尚未割動約計九停分一可得麥二千石有零俟收畢時臣料理運到省城臣現在盔建兵丁義倉收貯於內以備接濟兵食現在雲南稻秧已出水數寸到四月二十內外即可分插彼時須得大雨則栽蒔不誤且更廣遍貴州省不種蠶豆種麥者亦少三月初五日有貴陽府近城十五里以內忽有冰雹秧苗果樹稍爲受傷臣謹將情節繕摺奏

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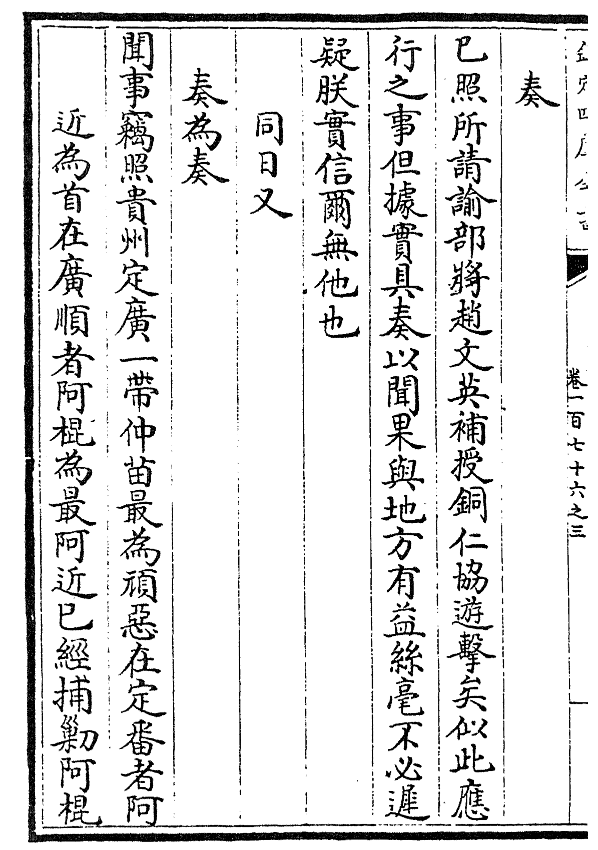
硃批悉照此據實直陳方是


聞謹
奏
覽豆麥收成分數朕懷深慰京畿左近春田甚好諭卿
知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請
旨事竊照貴州原都勻營守備今調定廣協守備趙文

英臣到任之始即聞此人熟諳苗情實心料理營伍以後留心細察伊前後拏獲川販揚犯比他處獨多一切地方苗情管束化誨事皆得宜故臣前因定廣正在苗情緊要之時請以調補定廣協守備已蒙

聖恩允准在案此次勦捕阿近令帶都勻之兵堵禦山深箐大伊不但防範嚴密即趁此便將在逃難拏之羅三龍拏獲臣等遣伊之時並未諭及此處伊

竟能相機辦理洵係實心任事之人若不特加奬
拔無以鼓武員奮勉之心查現在有臣劾參銅仁
協左營遊擊一缺逼近紅苗若以守備趙文英題
補洵屬人地相宜但貴州無題補之例臣未敢冒
昧具
題謹繕摺奏
聞請
旨謹



奏

已照所請諭部將趙文英補授銅仁協遊擊矣似此應

行之事但據實具奏以聞果與地方有益絲毫不必遲

疑朕實信爾無他也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照貴州定廣一帶仲苗最為頑惡在定番者阿

近為首在廣順者阿梶為最阿近已經捕獲阿梶

被仇家藥弩射死故臣於調劑黔省事宜調裁大定鎮兵安設於廣順州之長寨者貢一帶以資控壓業經具

題在案茲雍正三年正月內據安順府報稱於雍正二年十二月內有仲苗焚刦普定縣唐三寨居住之生員胡種玉等家燒死男婦四命刦去耕牛四隻等情查係長寨者貢等處之苗恐是阿𣗥餘黨撫臣毛文銓一面咨會臣衙門一面會同提臣趙

坤飛檄安順府知府何經文會同提標守備鄔元度帶領兵役前往擒拏隨據報拏獲兇賊季麻阿任阿賣三犯供出同夥計盧阿濃四金阿存阿毋共八人阿毋於上盜時中箭回家身故又續拏獲四金一名餘計盧等三名潛遁他所俟加緊躧緝兵役俱已撤回謹將情節奏

聞臣據此地苗情就臣愚昧之見以為查拏刦掠兇苗務期必得甚為要務然平時整頓於前更為緊要

臣查長寨者貢一帶仲苗最多且頑又連十三枝及五枝等苗無兵不能彈壓然不得人亦難料理

目下

皇上特放之安順知府何經文實有才守調補之定廣協副將劉業浚亦是賢員如移兵之處倘蒙

已允所請矣

允准臣務同撫提二臣及知府副將竭力趁此將此一帶徹底料理一番以期安靜不敢以目前拏賊了局遂謂地方安靜也再黎平府境接古州八萬臣

如此方是

前已將大槩情節具
奏容臣確行密查茲據黎平府知府趙坦報稱土司
林天錦楊秀等招出生苗千餘人投出臣以古州
八萬地大人多必透徹知其情形又全局算定然
後料理使一了百了方可舉行若圖小利必啓爭
奪抗拒之端且林天錦楊秀目下望得土官恐借
此打動上司止圖一時僥倖不顧日後利害更恐
即以所屬之苗冒稱生苗希圖欺蔽隨飛飭該府

不許冒受各令仍住原處以俟詳查又寫字與撫甚是應如是辦理

臣毛文銓及兩司令臣密訪林天錦楊秀果有多

事之狀黎平府知府趙坦辦事甚粗不能揆情度

類斯欠精細人員於此等處不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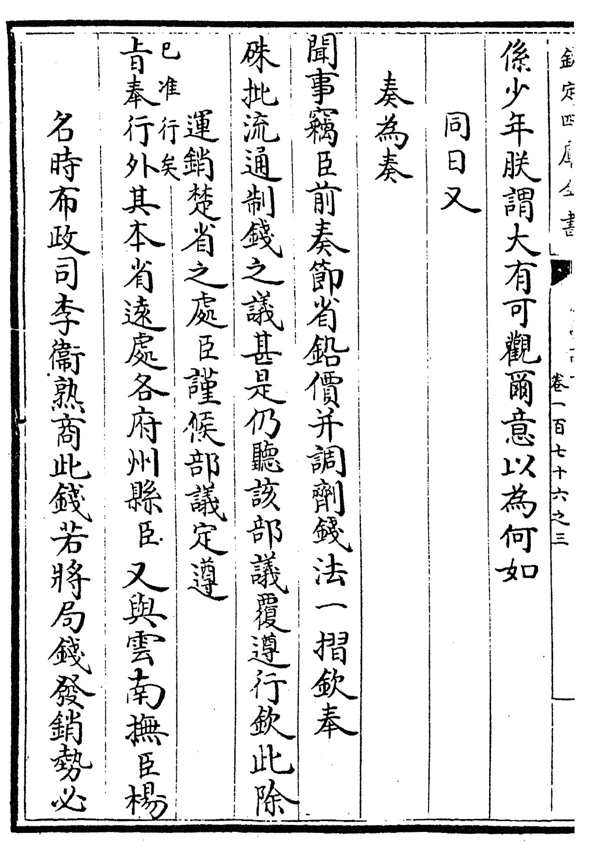
勢與苗疆不宜臣離黎平寫遠容查確另行會

奏外謹先繕摺奏

聞謹

奏

毛文銓心行似少誠實調伊來京面加審視石禮哈雖



係少年朕謂大有可觀爾意以為何如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前奏節省鉛價并調劑錢法一摺欽奉

硃批流通制錢之議甚是仍聽該部議覆遵行欽此除

運銷楚省之處臣謹候部議定遵

已准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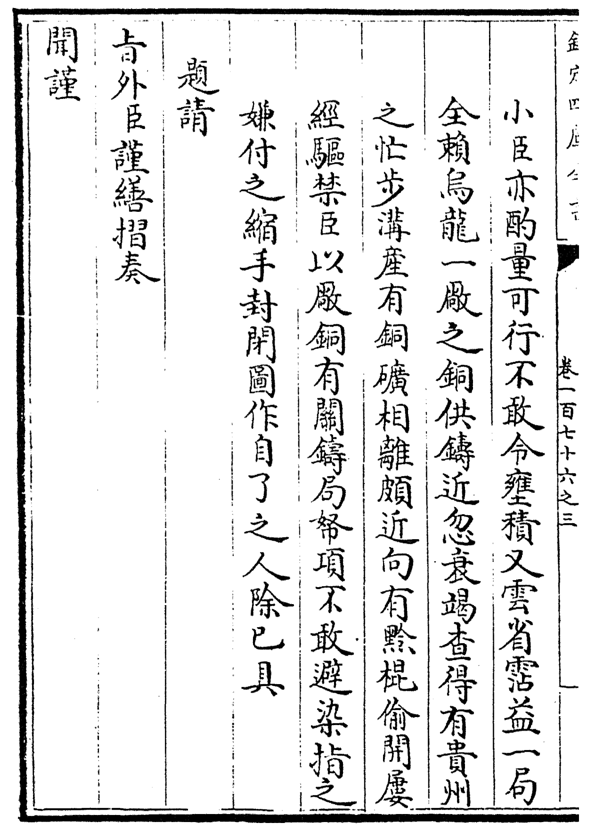
旨奉行外其本省遠處各府州縣臣又與雲南撫臣楊

名時布政司李衛熟商此錢若將局錢發銷勢必

要動他項錢糧銀兩添補脚價現在民間錢價日賤不若發銀買市上之錢運往即以多餘之錢為脚價既可不費錢糧而省城市錢漸少則其價自增一舉兩便隨交布政使李衛辦理省城錢價因之少平今各處遠府州縣又將充遍省城之錢仍又壅積惟俟運售楚省之部議議定運轉流通庶可無積滯價賤之虞至滇黔接壤臣前摺乃請將錢運銷隔境之湖廣不請運銷就近之貴州者因

貴州向來從不曾行錢恐於兵丁民苗或有不便不敢輕議上年臣往貴州經過安順府提臣趙坤及貴西道吳應龍安順府知府何經文同言宜將滇錢運至貴州以便兵民臣以恐有未便為言提臣等云貴州軍民人等皆以無錢行使為不便每買日用之物值銀多者猶可若買值二三釐及四五釐之物分兩甚少須用戥秤戥若少昂此數釐之銀尚不敷秤折之數以致日有紛競若有錢行

使兵民俱便目今皆甚盼望等語臣又到貴陽訪之兵民其言亦同隨與撫臣毛文銓布政使劉師恕細酌且暫先運錢五千串到黔試行果便再行詳籌不便即可停止今已運送到三千串試行兵民大以為便似可通行從古不曾行錢之區雍正國寶一到兵丁民苗懽欣流通此皆上託我皇上無遠不屆之（流通固好既增一省用錢則銅斤又須多購矣然非不美事也）聖德也所運之錢尚不敷用臣再陸續運送然黔省編



小臣亦酌量可行不敢令壅積又雲省需益一局全賴烏龍一廠之銅供鑄近忽衰竭查得有貴州之忙步溝產有銅礦相離頗近向有黔棍偷開屢經驅禁臣以廠銅有關鑄局務項不敢避染指之嫌付之縮手封閉圖作自了之人除已具

題請

旨外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覽奏貴州産有銅礦知道了具題到日候發該部議覆

有旨

工部侍郎臣金世揚謹

奏為撫臣侵冒軍需挾仇誤公據實陳明仰祈

睿鑒事竊臣一介庸愚至微極陋蒙

聖祖仁皇帝豢養深仁由同知拔至巡撫復蒙

聖主洪恩陞授工部侍郎自知供職無狀百身莫贖

更荷

聖德汪洋曲賜矜全據貴州撫臣毛文銓具

奏臣使用司庫銀兩甚多欽奉

恩旨惟令作速完補不即黜革審究種種

高厚雖粉身碎骨亦不能仰酬萬一曷敢推諉自干

嚴譴惟是撫臣毛文銓與臣原有瓜葛於康熙

五十九年抵雲南布政使任接辦軍需其豆草

均係臣預行辦集豆每石價銀自七錢以至一

兩草每束價銀自七釐以至一分運脚在內即
滿兵折色豆每石領銀九錢草每束領銀七釐
此江浙之官兵以及承辦之委官皆鑿鑿可問
者乃其造報
奏銷時將豆每石開報價銀二三兩草每束開報
價銀三四分侵冒帑銀五六十萬臣在黔時有
伊家人來署原以正言規戒毛文銓以此記恨
無刻不思雪忿今於雍正二年五月內接任貴

州惟恐臣於

陛見之時將伊侵冒情由

奏出遂爾先發制人以臣虧空庫銀甚多請將水

銀著落微臣發賣具

奏臣思收買水銀原以彌補軍需司道公議督撫

公批委官經收積貯藩庫兩經

題奏非臣一人之臆見至於那動庫銀亦惟為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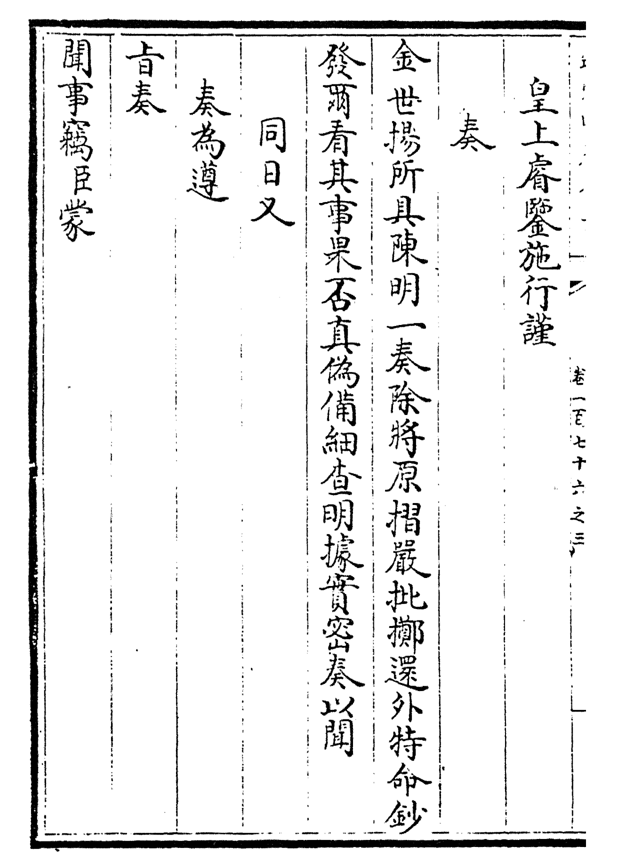
理科場津貼塘報以及修理城池橋道犒兵諸

項不得已之公用且經手俱係藩司歷任撫臣皆捐自己俸工非臣創始即經批准以俸工流抵原只遵循舊例以公完公即毛文銓現任貴州亦不能將公事廢弛而别有良策更可異者毛文銓奏臣使用庫銀若果為慎重錢糧起見則應將水銀流通速歸庫帑何至杜絶商民不容運販自

摺

奏以來至今一石未售臣訪查今年漢口廣東水
銀價值頗昂商民惟利是圖源源而至毛文銓
以巳經奏交與臣阻抑不容將來遲延即可補
參置臣於死地為雲南滅口計則其侵冒軍需
不致發覺臣查水銀惟産於貴州售賣必藉之
他省臣雖帶有家人十數名錢糧所係不敢輕
任分運而一人之身勢又不能兼顧仰懇
聖慈賞將存庫水銀准帶黔員二員分運漢口廣東

發賣所獲價值即存該省司庫以充協餉免其
運送價有盈餘悉以歸公如有不足著落賠補
庶水銀不致壅積庫項得以早歸感沐
皇仁於萬萬世矣至於毛文銓侵盜帑銀挾仇誣公
之處伏乞
聖主敕發廉明大臣嚴查究追實則按毛文銓以侵
欺之罪虛則律臣以反坐之條謹此繕摺奏
聞統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金世揚所具陳明一奏除將原摺嚴批擲還外特命鈔
發爾看其事果否真偽備細查明據實密奏以聞
同日又
奏為遵
旨奏
聞事竊臣蒙

皇上發到原任工部左侍郎金世揚奏条貴州廵撫毛

文銓一摺奉有

硃批臣遵查金世揚奏稱辦理軍需料草每豆一石價

銀七錢至一兩不等每草一束價銀七釐至一分

不等脚價在内折色豆每石九錢草每束七釐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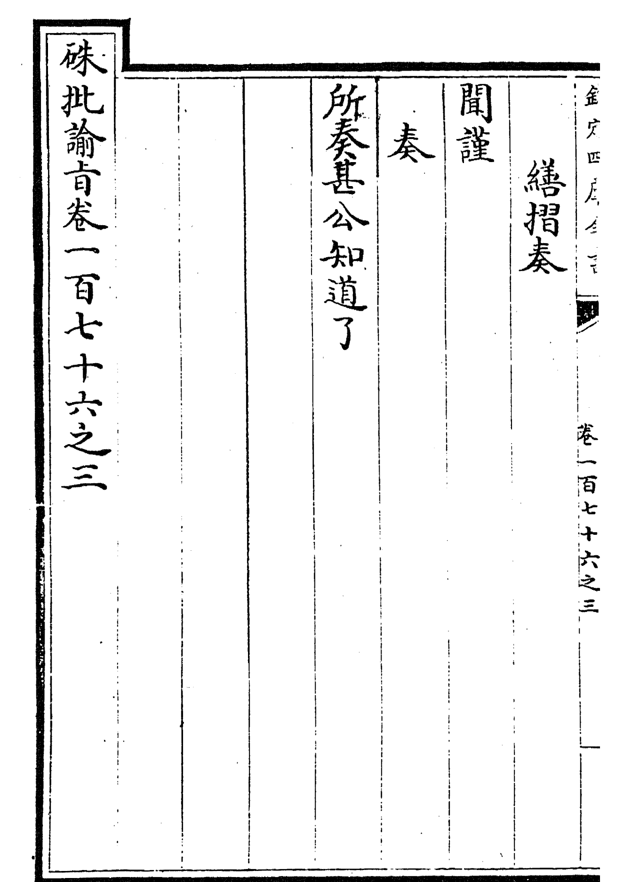
文銓每豆一石開銷二三兩每草一束開銷三四

分共冒銷銀五六十萬兩等語臣細查前督撫送

部底册每豆一石連脚價報銷一兩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錢不等每草一束連脚價報銷一分八釐册現存戶部可查無每豆一石開銷二三兩草一束開銷三四分之事再查册造此次通共奏銷銀三十九萬五千餘兩內除去官兵俸餉銀三萬八千四百餘兩豆草項下共止銀三十五萬餘兩册亦現存戶部無冒銷五六十萬兩之事惟查當日官兵間有願折者亦行折給草每束多開銀三釐至豆每石多開銀二三四五錢不等當時大兵到

滇雲南茫無預備又值旱年金世揚以應需糧餉
料草約歲需銀三十餘萬兩而近邊地方豆草難
得購運脚費浩繁目下暫動庫銀採買備支前撫
臣甘國壁據詳具
題隨經毛文銓接催接辦彼時種種多費及虧耗者
皆以此彌補即臣等續行奏銷之豆草價二十六
萬兩亦有移補前欠項者不敢粉飾又在當時領
銀銷銀亦俱稍有部規亦出於此此係實情臣謹



繕摺奏

聞謹

奏

所奏甚公知道了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六之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錢敬熙